

我们留不住时光，留不住激情，
更留不住不够爱你的那个人。

继《匆匆那年》后青春回忆再次极致绽放，
写尽青葱岁月的美好时光。

你不爱我的 那些年

鹿人——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你不爱我的
那些年

鹿人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不爱我的那些年 / 鹿人著. --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 11
ISBN 978-7-5385-7010-6

I. ①你… II. ①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5731号

你不爱我的那些年

作 者	鹿人
出 版 人	李文学
责任编辑	李少伟
版式设计	刘艳萍
开 本	635mm×965mm 1/16
字 数	186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2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5644803 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	http://www.baes.cn
印 刷	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SBN 978-7-5385-7010-6 定价: 29.80元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第一章 / 001
祈城

光

一束照亮了整个站台，夜雨不知在何时已经
停止，站台上的人也都消失不见，只剩下
我与时漆。那时我已经是成年女人的样子，而时
漆却还停留在少年时期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低头
看着脚尖，耳朵里塞着耳机。我轻轻唤他，他转
过头来，看着我，笑。接着拉开车门走上车，火
车呼啸而去，而我还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离开的方
向，一语不发。

087 \

第二章

布魯門

我

匆匆跑出去，看到晒黑了一点的时漆，他正站在宿舍的栏杆前打量上面缠绕着的蔷薇蔓藤，见到我出来，立即微笑起来。而我已经足足有半年没有见到他，就像是所有委屈和沮丧的情绪都聚集在一起，慢慢地胀大，满得几乎快要溢出来，没办法再坚持下去，一秒都不够，我就这样哭了起来。

在 与 布鲁门 之间

在

想到这个名字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就像是被人拿针扎了一下，鼻子酸楚起来。很迅即的一秒，仿佛全世界都跟着停顿了一下，周围不再有聊天和广播的声音，超市的灯也像是短路了一般闪了一下。我看着叶绿言的背影，险些以为那是时漆，想要伸出手拉住他的胳膊轻声说一句：你回来啦，等着他回头说：是啊。



第一章
祈城

后来，我总是梦到那辆火车，在午夜时分乘风而来。墨绿色的旧火车，像是时代更迭一般带着孤注一掷的架势，似乎是想为多年的慢速而雪耻。

光束照亮了整个站台，夜雨不知在何时已经停止，站台上的人都消失不见，只剩下我与时漆。那时我已经是成年女人的样子，而时漆却还停留在少年时期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低头看着脚尖，耳朵里塞着耳机。我轻轻唤他，他转过头来，看着我，笑。接着拉开车门走上车，火车呼啸而去，而我还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离开的方向，一语不发。

真正令我难过的不是他的离开，而是我与他竟然一句对话也没有。我曾想我与时漆之间的种种，到最后都浓缩成了这个梦，时光一如列车般短暂地停留，接着迅即而去，带走了他，却将我留在原地。我并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我只知道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站台上只剩下我孤身一人。

但1999年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
1999年8月17日，我在祈城火车站遇到了小岛。

凌晨2点的火车站，天空下着细雨，站台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等车。我和小岛都看到了彼此，他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，脏兮兮的球鞋，手插进口袋站在那里，身上没有背包，不像是等车，倒像是随便出门转转而已。

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打招呼，毕竟我们不算太熟悉，虽然是在同一所学校念书，却几乎没说过几句话。小岛的淘气是出了名的，小学二年级时以剪女生的头发为乐，口袋里总是塞着一把小小的剪刀，看到长头发的女生就伸出手来，冷不防“咔嚓”一下，为此成为全校女生的攻击对象。

但现在这种时刻，我们就像是被流放到孤岛上面一样，不打招呼似乎也说不过去。

正在我思索的时候，他已经擦了擦鼻子朝我走过来，我连忙别开脸看向对面。火车还没有来，铁轨对面是一个空空的站台，昏黄的灯光照着，细雨如金丝一般被照得发亮。

“你去哪里？”他照例是那种粗鲁的语气，仿佛我去哪里还需要跟他打招呼一样。我不理他，低头盯着脚尖看。谁知他一改往常讨人厌的样子，竟然主动跟我说：“我要去布鲁门，你也是去布鲁门吧？”

半夜2点，其实还能去哪儿呢？这个时候只会有一班火车经过，2119次列车，2点17分进站，4个小时后到达布鲁门。当然是慢车，绿皮的那种。

我的家乡祈城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，一般的火车即使经过也不会停下，用行动无视这个地方的存在。而经过的火车，十有八九是冲着布鲁门去的。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布鲁门逛过一次，不过是4个小时的车程，却是天上地下，布鲁门犹如一颗耀眼的明星一样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那些密集的高楼，马路上走过的漂亮女孩儿，每个人都讲着好听的普通话，马路两旁种满了鲜花。对乡下人来说，布鲁门真是一个高级的地方。

我忍不住问小岛：“你去干吗？”

“看球。”他说，“明天晚上有一场比赛在体育馆举行，我已经托我表哥买了票。”

他颇有些得意，连表情都生动了起来，看起来也没那么糟糕了，又问我：“你呢？”

“不想跟你说。”我说。

这个时候远处传来车鸣声，站台上仅有的几个人都立即打起了精神朝北面望过去。火车的灯在黑夜裡犹如灯塔一般让人充满希望，我有些激动，紧紧地捏着手中的包。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生闯入我的视线，他穿着一件浅绿色的长袖衬衣，戴着棒球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，却还是能感觉得出来年纪不大，是一个少年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游戏机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耳机线一直延伸到黑色的双肩包里。我在他的左边，小岛在我们的中间，我只能看到他的侧面，小岛以为我是在看火车来的方向，但其实却不是，因为在那一刻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在等火车。

那不过就是个普通的身影，事后我回想。若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，我根本就说不出来。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，我看着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，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火车票，像是确认似地看了一眼，又抬起头来看着火车慢慢地在眼前停下。我看着

他朝检票员递出了票，看着他走进了车厢，直到我看不到他了，这才如梦醒一般，想起自己是在等火车，而火车已经来了。

他身上就是有那样的气质，将人的视线吸引过去，无论是在这空旷的站台，还是茫茫人海。

03

1999年的祈城还是一副破败的模样，到处是旧得几乎快要倒塌的房子，虽说是城市，却更像是小镇。市中心有一座灰灰的广场，仅有的几所学校分布在广场的四面八方，放学后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广场上，交叉着彼此穿过，抑或是停下来跟认识的人打一声招呼。广场是陷进去的，就像是在地上挖了一个虽然大却很浅的圆形坑一样，中间是摆着小桌子下象棋的老头儿，外面一层被玩滑轮的少年占据，最边缘则摆着很多小摊位，卖旧书或者零零碎碎的东西。

那一年我尚未有“正版”“盗版”的概念，只晓得一本书定价是15块，却只须3块钱就可以买回来。那一年的旧书摊上已经摆满了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，我却还不知道BBS是什么。

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开设了微机课，一开始都是学习理论知识，每个人发了一个假键盘练习指法。到了五年级我们才第一次碰到电脑，5个人一台，扣除掉讲课和争论的时间，几乎每个人每节课只能碰5分钟的电脑，何况是连网络都没有。而六年级的时候本市第一所网吧开张了，马路上排起了长龙，3元钱1个小时，那时候3元钱几乎是我们一个星期的零花钱，但因为网吧的老板王叔跟我爸是旧友，所以我有幸在那里玩一会儿。

就是在那间狭小的网吧里——不到30平方米的面积，10台电

脑背对背地摆放着，却挤着至少30个人。我甚至记得那间网吧的名字，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取名方式，叫做“E时代”——而我坐在最角落的位置里，人生第一次打开一个网页，进入区域聊天室，打下第一句“你好”。

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输入法选择，网吧里人人都在玩游戏，唯独我拼命地回忆着五笔表格，充满新鲜感地看着聊天室里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ID。

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人叫“七月流火”，他说“你好”，我便也说“你好”。我打字速度很慢，但一个小时也足够我们交流彼此的性别、年龄、身处何地、爱好是什么，甚至在他的指导下，我申请了人生的第一个QQ号码。

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，到处都在宣扬末日论，我却全然没有恐慌过。对我们那个年纪的人来说，新世纪到来的兴奋代替了旧世纪过去的惶恐，世界就像是一只刚刚剥了皮的橘子一样充满香气，粉嫩的果肉上挂着细细的、交错着的线条，甜美而芬芳。

接着便犹如雨后春笋一般，网吧一间接一间地开张，很快遍布了整个祈城。而我渐渐也染上了网瘾，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网吧一趟。也是没过多久报纸和电视上充斥着对网络的负面报道，网吧成为继游戏厅和溜冰场之后学校明令禁止的地方。暑假里，几乎每个网吧门口都站着一个老师模样的人，我们像是贼一样小心翼翼地、充满警惕地钻进一间间小屋子消磨着快乐的时光。

七月流火对我说：“祈城离布鲁门很近啊，不如你来找我玩吧？”

他已经20岁，在布鲁门读大学，是个极其有趣的年轻人。我看过他的照片，是在一家餐厅里，他正在喝水，杯底挡住了嘴唇和下巴，只露出两只圆溜溜的眼睛，乌黑的瞳孔，充满惊讶地盯着镜头看。

而隔着屏幕，我总觉得他就是在看我，仿佛我也在那家餐厅里，坐在离他不远的位置上，就像是见到了老熟人一样等着他向我走来。

“你到底为什么去布鲁门？”小岛问我。

我当然不会回答。

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硬座上，中间隔着一张小桌，我假装在看书，不理他。不是我想跟他坐在一起，而是他非要跟在我后面。车厢里本来就没有多少人，空位置到处都是，我再怎么换位置也逃不掉的。他的确是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男孩，长相倒是不难看，可是一旦说起话来就让人生厌。他絮絮叨叨地讲着他喜欢的球队，也不管我是不是能听懂；或者不停地从书包里掏出花生米和罐装啤酒，打开，“噗”的一声，我忍不住皱起眉来。

他“咕嘟咕嘟”地喝了几大口，然后故意凑过来，对着我的脸打了一个隔。

“好烦人啊你！”我终于忍不住叫出来。

他却颇有些得意地说：“快告诉我你去干什么，否则今天晚上你都过不好，4个多小时的车程呢！”

我也是要这时才反应过来，在到达布鲁门之前我大概真没有办法甩掉他了。

这时，他却望向我的身后，意外地叫了一声：“哇！任天堂！”

我回过头去，看到刚才的少年。他不知何时出现在这节车厢里，就坐在不远处的空位置上，低头打着手中的游戏机。他依旧戴着那顶帽子，整张脸都隐在黑暗里。大概是觉察到有人在盯着他看，这才抬起头朝我们看过来。乌冬冬的黑眼睛，视线穿过闷热而昏暗的车厢落到我们身上，列车轰隆隆地响着，而雨穿过车厢砸到我脸上，竟然像石子一样带来痛感。

我连忙转过头去，低下头继续看书，小岛却还在盯着他看，

一边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说：“这个家伙一身名牌啊，阿迪、耐克、任天堂，CD机应该是索尼的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我怎么会认识他？”我白他一眼。

小岛一脸思忖的神情：“如果是祈城人的话我应该见过才对，祈城买得起这些东西的人就那么几个。你说他多大？我觉得他已经念高中了，不过也有可能还是初中，说不定其实是在布鲁门念书，趁暑假回祈城？对，应该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不认识……”

小岛就是这样一个多话的人，接下来的那些年，他凭靠三寸不烂之舌倒是占过一点儿便宜，成了同龄人中第一个开车的人、第一个买房子的人。青春里他最大的忧愁是不讨女生喜欢，成年后却成了女人追逐的对象。那个时候纯真年代已经过去，抑或纯真年代从未存在过，只是我们在单纯的时代用单纯的眼看到的是一个单纯的世界，而后来世界不再单纯，是因为我们不再单纯。

说到底，还是意识和观念的差别罢了。

但这终究还是一个由意识和观念组成的世界，一类人永远无法理解另一类人，一个观念也没办法兼容另一个观念。好比13岁的时候我们自认为已经很成熟了，至少成熟到可以半夜坐4个小时的火车去另一座城市，旁人却还是觉得我们出了城就会遭遇不测。

上车不到半个小时，就有列车员走进来检票。那节车厢只有5名乘客而已，一位壮汉正霸占了第一排的位置睡觉，一位中年妇女一直神情忧郁地望着窗外，然后剩下3个，分别是我、小岛以及陌生的少年。

检票员盯着我们3个人，我们也都看着他。忽然之间世界又悄无声息了，只剩下列车哐啷哐啷地向前疾驰着。20岁的时候我曾仔细观察过我13岁时的照片，发现即便我能理解，但对着那样一张脸，还是会觉得不可靠。1个小学生独自在火车上似乎还可以找个借口搪塞过去，但是3个，就有点像集体离家出走了。

静了几秒后小岛忽然暗叫了一声“快跑”，就拖着我的手朝另一个方向跑去，我没来得及反应，只得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后面。经过陌生的少年身旁时我看到他也抱起了双肩包跟了上来，检票员大叫：“站住！”接着也跟了上来。

我的双腿不断地向前迈动，经过了一节又一节的车厢，穿过一个又一个黑洞。火车在前行，我们却在后退，假使我们逃亡的速度同火车一样快，那么在车厢外面看来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原地不动？

以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跑？

04

于是，我人生第一次的独自出行就这样结束了，在登上火车的第40分钟，我们被堵截在餐车上。我们运气不好，谁知道半夜3点的餐车上还有人在吃宵夜，进去的刹那我们都愣在了那里，只看到一堆穿制服的列车员正睁大眼睛看着我们，而追着我们的那个人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大喊：“快……快抓住他们……”

“说，你们从哪儿来？家住哪里？去布鲁门干什么？”

在餐车里，我们被一群人围着严刑逼供，说是严刑逼供，其实也不过是被盯着看而已。可是面对那么多陌生人严肃紧张的样子，我还是忍不住害怕起来。

小岛是第一个招的，毕竟他已经跟他表哥打好了招呼，毫无压力地报出了表哥的电话号码。一个人记好那个号码后离开，不久又回来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小子没撒谎。”

接下来就轮到我和那个陌生的少年，他先张的嘴，声音很低，但字字清晰，显得文质彬彬。他说：“我去看我妈妈。”

“你妈妈在哪里？号码是多少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

对方笑了起来：“你连你妈妈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啊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嗫嚅，“我爸妈离婚了，我好久没有见到她……”

我忍不住转过头看他，他低着头，帽子已经被摘掉了，露出一张干净的脸，完全不同于小岛的潦草和粗鲁，非常好看。睫毛很长，轻微地垂着，有一种静静的、却很厚实的哀伤。连列车员都动容了，表情缓和了一点，问：“那你爸爸呢？我是说你亲生爸爸，他的号码是多少？”

“他现在不在国内，在肯尼亚。”他说。

“啥？肯尼亚？”他们都摸不着头脑，只好问：“那你现在住在哪里？”

“姑妈家，地址是清风路38号……”

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啊，原来他是雪梨阿姨的侄子！

雪梨阿姨和我妈妈是旧同事，我们两家住同一幢楼，我家是三楼，她家则是一楼，一楼的住户一般都配备一个小院子，夏天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她教她4岁的小女儿毛豆认字，有时候她看到我，就招呼我：“子曰，下来一起吃西瓜！”

早几天我就听说雪梨阿姨的侄子会过来，但我一直策划去布鲁门的事，没注意到他已经来了。我听到他说他叫许时漆，真奇怪的名字。

轮到我，我还没有张嘴，小岛已经雀跃地叫了起来：“她叫艾子曰，我知道她住哪里！她是离家出走的！”

我狠狠地“瞪”了他一眼，其他人倒是很满意，说：“等到了下个站我们就送你们回去，小孩子不要到处乱跑知道吗？被人骗了怎么办？尤其是你！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怎么大半夜还敢一个人出门？”